



2024年9月21日

星期六

新闻热线:38166899

眉山网: http://www.mshw.net

东坡里

(第58期)

主编 张成锋 编辑 卫琳霞

美编 李红利 校对 肖 倩

追寻三苏

东坡，两座高山之间

□四川成都 奉友湘

司马光与王安石，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，他们虽然政治立场各异，但都是苏东坡政治生命和文学生涯中的老师和朋友。苏东坡在两座高山之间的俯仰、沉浮，也体现了他高尚的人格和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胸怀。

林语堂先生在《苏东坡传》第十九章《太后恩宠》一节中，写了东坡先生在任四品中书舍人时，起草的几道圣旨。其中特别提到了王安石1086年5月21日逝世后，追赠太傅的圣旨。语堂先生写道，“这道圣旨的措辞必须十分巧妙，寓贬于褒。依照法制，当以皇帝名义发布，赞美其生活与品格，并颁赠‘太傅’荣衔。苏东坡只是赞美王安石富有巧思，同时使人知道正是指他的妄自尊大欺人欺己。苏东坡说他‘网罗六艺之遗文，断以己意；糠粃百家之陈述，作新欺人。’这篇圣旨巧妙地发展下去，后来苏东坡说：‘胡不百年，为之一涕。’读者不知道自己读的到底是夸大的颂赞，还是反面的诽谤。”

我们先来读一下东坡先生草拟圣旨的原文：

王安石赠太傅

敕。朕式观古初，灼见天意。将有非常之大事，必生希世之异人。使其名高一时，学贯千载。智足以达其道，辨足以行其言。瑰玮之文，足以藻饰万物；卓绝之行，足以风动四方。用能于期岁之间，靡然变天下之俗。具官王安石，少学孔、孟，晚师瞿、聃。网罗六艺之遗文，断以己意；糠粃百家之陈述，作新斯人。属熙宁之有为，冠群贤而首用。信任之笃，古今所无。方需功业之成，遽起山林之兴。浮云何有，脱屣如遗。屡争席于渔樵，不乱群于麋鹿。进退之美，雍容可观。朕方临御之初，哀哉。进极。乃眷三朝之老，邀在大江之南。究观规模，想见风采。岂谓告终之问，在于谅暗之中。胡不百年？为之一涕。於戏！死生用舍之际，孰能违天；赠赠哀荣之文，岂不在我？宠以师臣之位，蔚为儒者之光。庶几有知，服我休命。可。

以上原文引自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《苏东坡全集》。

也许细心的读者已经注意到了，林语堂先生的引文与《苏东坡全集》不一致。林的引文为：“网罗六艺之遗文，断以己意；糠粃百家之陈述，作新欺人”。而全集里是“网罗六艺之遗文，断以己意；糠粃百家之

陈迹，作新斯人”。前一句“网”与“罔”相通，没有关系。但后一句，意思就千差万别了。“糠粃百家之陈迹，作新斯人”的意思是，“批评诸子百家的糟粕，用新的思想教化人民”。而据林公的引文，则成了“把诸子百家的论述当成糟粕，以自己的所谓新见解欺世盗名”。按全集的意思，完全是褒义。而语堂先生的引文就完全是批判、贬斥了。东坡先生就不是对王安石“寓贬于褒”，而是明目张胆地“痛贬”了！

不管错误出在哪里，但我觉得东坡先生是不会这样写的。而且，即便他起草诏书时是如此写，也绝对通不过当时当政的高太后的审查。因为既然是追赠王安石为太傅，诏文必然十分恭敬，哪里可能出现如此低级错误？而且以东坡先生的博大胸襟，也绝对不会对安石先生施以暗箭。因为在此之前，苏轼已经与王安石尽释前嫌，握手言欢了。

苏轼与王安石、司马光的关系很微妙。一般认为，东坡先生与司马光的关系肯定好过王安石。第一，从政治上的派别而言，苏轼同司马光虽然说不上同党，但都反对王安石变法。第二，苏轼同司马光私交甚好。苏母程夫人的墓志铭就是苏轼兄弟请司马光撰写的。苏轼在乌台诗案中遭受重创，司马光也受到牵连，被贬至少20斤红铜。

而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就不怎么样了。从政治上讲，虽然苏轼并未真正成为旧党，但他的老师和朋友基本上都是旧党人士，至少别人会把他看成旧党。这与新党领袖王安石必然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感觉。在苏轼服父丧回京后，神宗本想把苏轼留在身边，任修起居注。但已担任宰相的王安石则觉得苏轼没什么资历，一个小青年放在皇帝身边不妥，还应该再历练历练。于是建议皇帝安排苏轼去开封府任推官。神宗当时对王安石是言听计从，苏轼自然便负责判案去了。不料苏轼这小伙子精力过剩，断案之余竟然写了份万言书，对王安石提出的青苗法、均输法以及科举制度改革等提出了不同意见。

神宗皇帝读了苏轼的奏章很感兴趣，便想让苏轼来改革核心一起完善改革方案。但王安石担心苏轼会成为改革的绊脚石，坚持主张将苏轼外派，到地方主政。于是，苏轼在10余年时间里，先后任杭州通判、密州知州、徐州知州、湖州知州。

在地方任职期间，尽管苏轼依然反对

新法，写了不少抨击文章。但他逐渐认识到新法的利民、惠民之处。他批评的矛头更多的是指向推行新法中的乱作为，而不是新法本身。他对王安石的看法，有了重大转变。王安石推行新法，毫无个人利益，旨在强国富民，甚至为了推行新法奋不顾身，一往无前，不惜两次罢相。在这一点上，他的坚定不移比最终的决策者宋神宗强多了。

为人光明磊落，敢作敢当，王安石的个人品质无疑让苏轼十分服膺。实际上，连政敌司马光对王安石的人品也十分赞赏。因而，同样品质的苏轼似乎于王安石身上找到了认同感。王安石的胸怀还体现在“乌台诗案”上。在大家都嗾着寒蝉时，已罢相的王安石却奋不顾身地上书神宗皇帝，为东坡先生辩解，极言盛世绝对不能杀士人。我们无法知道王安石的谏言对东坡先生幸免于难起了多大作用，但此举绝对令东坡对王安石的高尚人品刻骨铭心。所以，后来才有苏轼在江宁与退出江湖的王安石相逢一笑泯恩仇，完成了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和解。

而起草追赠王安石为太傅的诏书，正是发生在这之后。豪放豁达，胸怀宽广的东坡先生，就更不会在如此严肃的皇帝诏书里玩春秋笔法，讥讽嘲弄他所尊重的王安石了。有论者云：“度尽劫波，亮节犹在的东坡，不因个人进退，以音韵铿锵的文字，高度公允地评价了王安石的一生，言辞恳切信雅。虽然评价的是卓然而立的王安石，但是评论者东坡雍容大度的笔触，前嫌尽弃的评论风度，是真正知人论世的政治家叙评文风的表率。”

那么，苏东坡对王安石和司马光二人有没有厚此薄彼呢？我们可以读一读几个月后，即司马光于同年10月11日去世后，同样由东坡先生起草的追封司马光为温国公的诏书：

司马光左仆射追封温国公

敕。执德不同，用安社稷为悦；以死勤事，坐致股肱或亏。方予访落之初，遽兴疹痒之感。其于恤典，岂限彝章？具官司马光，超轶绝尘，应期降命。蹈履九德，湛涵六经。逮事仁宗，以论思献纳任言责；翊我英祖，以安危治乱鉴古今。粤惟先朝，延登近弼。方事献可而替否，不肯枉尺而直寻。绎新书，优游卒岁。乃心无不在王室，不起何以慰苍生。顾惟眇躬，肇称蓂祀。

草桥端端过思蒙

□四川眉山 邵永义

秋夜月朦胧，程家嘴林盘里弥散着糯米糍粑的香味。这是当地的习俗，为了迎接中秋，人们将中岩后山慈姥沟里的糯米煮好蒸糯后，在石头制成的臼窝里打成泥状，糯米糍粑有米香和青冈木柞子的香味，又有软糯可口的柔性。再将打成泥状的糯米揉成团，裹上芝麻粉或豆面子，淋上自家熬的甘蔗砂糖，油亮亮的红糖糍粑就制成了。糍粑香、甜、糯、软，这一活动为一年的辛劳画上了句号，也为一年的秋收作了总结。

人们常说“穷端午，富中秋”。中秋时节，稻熟、果甜、鹅肥、鱼跳，恰是岷江两岸的节日，也是程家嘴走亲访友，敬老睦亲的季节。老人们各自把院子清扫干净，搬了桌椅板凳，摆上茶果糍粑，约邻居围了一圈，把从长辈那里听来的故事又讲了一遍，这叫传说中间的传说了。

程夫人也摆了一桌，招待修桥的师傅和出力的乡亲。她打了两大盆糍粑，炒了一盆下酒的河虾，煮了一盆鸡蛋汤，大家在透过桂树的月影中，吟唱、说话，聊桥的工程、进度和想法。程姑娘跃跃欲试地说：“我看了一下，三根松树的宽度，推鸡公车、走行人，都没问题。可是，要遇到中间迎面过人，或再来一辆鸡公车迎面过来，谁让谁呢？半途上怎么让呢？”

修桥师傅罗华灿一愣：“这桥还窄了把！”

程姑娘说：“是呀，瑞草桥，有祥瑞之气。它不仅是程家嘴到瑞峰街上的桥，你们想啊，我们的桥一旦修好，龙凤场那个桥就不吸引人了，青神县城的人下瑞峰，去中岩，赶汉阳，又都会从我们瑞草桥过，这是全青神人的一座桥呀，三根松木肯定不够，起码要五根。”

“桥墩适合不？”程夫人也提起了精神。

罗华灿说：“桥墩我们用的是双座，把桥梁打成五根，没有问题，只是要增加近一半的材料，怎么施工？”

打鱼的程大爷一拍桌子：“我们渔帮来做工作！”

程夫人沉思了一下：“修桥的事，对打鱼人好处不多，我看，还是从中兴庵的

香火钱中出吧！这是中岩寺方丈的施舍，我们把瑞草桥修好了，远方的香客、两岸的乡亲、经商的买卖人都受益，也算是用到了善事上！”

罗华灿说：“那我喊瑞峰罾罐窑的老板再出点工，他们的砖、瓦、罾、罐，都要从瑞草桥推进城里去，不能坐享其成啊！”

座中有一个船工师傅把手一举：“我们船儿帮也出点力，捐六根松树吧！”

当晚月亮很圆，照着议事的人群，程姑娘深受感染，她猛地抱起米酒罐子，给大家一一倒酒，自己也举起一碗酒来，豪气地说：“我是程家嘴的晚辈，这是修桥铺路的千秋大业，我代表年轻的后人，敬你们啦！”

众人举碗，一饮而尽。

程姑娘自己还有一个算盘。第二天一早，她就约了银钗、桂花等几个女伴，背了竹背篓，去往瑞峰对面的东山慈姥沟，把那些打了糯谷的稻草背了回来。姑娘们齐齐地走下渡船，朝思蒙河边走来。工匠们还没有弄懂，以为她们背的是牛吃的青草。程姑娘和伙伴们把瑞草背回来，都放在瑞草桥头。第二天工人师傅们一架桥，程姑娘就带着姑娘们，把糯谷草一条条挽成绳，用于桥梁的松树之间的塞缝、垫平，再用木桩打紧。

罗华灿在一旁看了半刻，立即叫好：“这才是心细的女子呀，这样桥面才平稳，推车的卡车轮，走路的不闪脚后跟，这才是真正的瑞草桥呀！”

程夫人赶来看，也高兴地拉着程姑娘的手，赞叹道：“你比娘想得周到呀！”

程姑娘擦了一把脸上的汗，笑道：“瑞是灵芝，草是糯谷草，这桥才能刚柔相济，稳如平地嘛！”

姑娘们铺了糯草，并不满足。在踩桥的前夕，她们又担了几挑黏土，撒在桥面上，用木板打平，这桥就真的坚实了：坚固、平稳、宽敞。在桥的两边，些许糯草如垂柳一般，垂落桥下，在风中如流苏，如柳枝，轻轻飘扬着，别有一番风景。

（邵永义，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，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，省直作家协会散文专委会副主任。）

旷达乐观的非凡胸襟

□四川成都 徐康

在历经“乌台诗案”，遭逢九死一生的灾难之后，苏轼于元丰二年（公元1079年）十二月，被责授为水部员外郎、黄州团练副使，本州安置，不得签书公事。这在他的人生履历中，算得上一次落差较大的境遇。然而他却以“戴罪”之身，依然旷达如常，乐观如故。此等心境，体现在他的若干游记诗文中。前面谈到的《记承天寺夜游》算一例，这篇作于黄州贬所的《游沙湖》，则是又一显例。

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，亦曰螺师店，予买田其间。因往相田得疾，闻麻桥人庞安常善医而聋，遂往求疗。安常虽聋，而颖悟绝人，以纸画字，书不数字，辄深了人意。余戏之曰：“余以手为口，君以眼为耳，皆一时异人也。”疾愈，与之同游清泉寺。寺在蕲水郭门外二里许，有王逸少洗笔泉，水极甘，下临兰溪，溪水西流。余作歌云：“山下兰芽短浸溪，松间沙路净无泥，萧萧暮雨子规啼。谁道人生无再少？君看流水尚能西！休将白发唱黄鸡。”是日剧饮而归。

沙湖，在黄冈县东南约三十里，又名“螺蛳店”。苏轼因去沙湖看所买之地，不慎染病在身，臂肿剧痛。闻听麻桥人庞安常善医，于是前往求治。安常亦名安时，自幼读书过目不忘，家为世传之医，年少时即熟读《灵枢》《太素》诸书，为人治病，救人无数。他是个聋子，然聪明而思路敏捷，超过常人，就診者只须拿一张纸，将病情写画一番，写不了多少字，他便能很快地了解人意，对症下药。于是，苏东坡和他开玩笑说：“我以手比划，代替说话；你以眼看字，代替耳听。这都是称绝一时的‘异人’之举啊！”他的病被庞医生很快就治好了，于是结伴同游清泉寺——这便是这篇游记的起因。

接下来，东坡用极简练的笔法，描写了清泉寺的风景：寺不远，就在蕲水城门外二里多路，那里有著名的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“洗笔泉”，泉水非常甘甜清激，下临一湾清

冽的溪水，因其水侧多兰而得名“兰溪”。奇怪的是，这溪水不是往东而是往西流去。他们沿溪饮酒游览，可谓快乐之极也。东坡兴之所至，作《浣溪沙》词咏兰溪曰：“山下兰芽短浸溪，松间沙路净无泥，萧萧暮雨子规啼。谁道人生无再少？君看流水尚能西！（一作“门前流水尚能西”）休将白发唱黄鸡。”

此词上阕“子规”，指杜鹃，亦称杜宇，相传为蜀王望帝之魂所化，啼叫声甚为凄婉。后世诗人多以“子规啼”隐喻思乡怀人之心切。下阕中“流水尚能西”出自古诗“百川东到海，何时复西归”，系反其意而用之。“白发黄鸡”，唐白居易《醉歌》及《初见白发感秋》诗，用“白发黄鸡”以喻世事匆迫、光阴催年之意，苏轼用“休将白发唱黄鸡”，意即勿以老之将至为悲，其情调是积极乐观的。这里须指出的是，苏轼极喜白（居易）诗，不但耳熟能详，还常能不拘原旨，别出新意，或反其意而用之，这一首著名的《浣溪沙·游蕲水清泉寺》词，便是显例。

这首“口占”之词，上阕三句写景，下阕三句抒怀，上下契合，可谓天衣无缝。尤其是下阕的三句，抒发了作者对人生的独特感受，由兰溪水由东向西，感叹人生也可能（逆反地）由老年返回到少年时代。作者借用白居易《醉歌》中感叹人生易老的诗句（“黄鸡催晓丑时鸣，白日催年酉时没”），反其意而用之，主张不要徒然自伤白发，悲叹衰老，表达了作者旷达乐观的非凡胸襟。尾句用“是日剧饮而归”作结，亦反映了东坡的豪放之情。诗中表现的这种积极、乐观的人生态度，后人评价甚高。程洪《词话辑评》曰：“坡公韵高，故浅淡语亦觉不凡”；陈廷焯《白雨斋词话》评曰：“愈悲郁，愈豪放，愈忠厚，令我神往”。所见极是也。

（徐康，四川眉山人，1943年出生，著名作家，先后担任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，巴金文学院常务副院长，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，出版文学著作22部，作品20余次获奖。著有《徐康文集》八卷记四百万字。）



东坡邀月图

伍启中 作

